

古代文選

〔七〕

一九七四年四月
上海人民出版社

《孟子》批注（选刊之二）

复旦大学哲学系大批判组

《孟子》批注（选刊之二）

复旦大学哲学系大批判组

【原文】

万章^{〔一〕}曰：『尧以天下与舜，有诸^{〔二〕}？』孟子曰：『否。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。』然则舜有天下也，孰^{〔三〕}与之？曰：『天与之。』天与之者，淳淳^{〔四〕}然命之乎？曰：『否。天不言，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。』（《万章上》）

古代文选(七)
《孟子》批注(选刊之二)

复旦大学哲学系大批判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3.5 字数 8,000

1974年5月第1版 1974年7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150,001—500,000

定价: 0.04 元

古代文選

〔七〕

一九七四年四月
上海人民出版社

《孟子》批注（选刊之二）

复旦大学哲学系大批判组

《孟子》批注（选刊之二）

复旦大学哲学系大批判组

【原文】

万章^(一)曰：『尧以天下与舜，有诸^(二)？』孟子曰：『否。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。』『然则舜有天下也，孰^(三)与之？』曰：『天与之。』『天与之者，淳淳^(四)然命之乎？』曰：『否。天不言，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。』（《万章上》）

【注释】

〔一〕万章：孟轲的门徒。

〔二〕诸：语助辞。

〔三〕孰：谁。

〔四〕淳淳：反复叮咛。

【译文】

万章问道：『尧曾经把天下（国家政权）传给舜，有这回事吗？』孟轲回答说：『不是这样的。天子是不能把天下授给人的。』万章又问：『那么，舜得到的天下，是谁传给的呢？』孟轲答道：『是上天给的。』万章又问道：『上天把天下授给他，是不是反复叮咛嘱咐他呢？』孟轲回答：『不是的。上天不说话，只是拿行动和事情表达意志罢了。』

【批判】

恩格斯在分析宗教神学的本质时，曾经深刻地指出：『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。』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孔老二，就极力宣扬神秘主义的『天命论』，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主宰者，人们不能违反天的意志，否则再三祈祷也是没有用的（『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』）。由谁代表上天来主宰和命令社会的一切呢？当然是那些奴隶主头子和『知天命』的『圣人』。孟轲更大肆宣扬孔老二的『天命论』，制造出『天人合一』的谬论，将『上天』说成是人间社会的主宰者，宣扬君权神授，把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神圣化。汉代董仲舒继承了孔孟的『天命论』，提出了『天人感应』说，企图巩固『君权神授』的理论基础。反革命野心家林彪鼓吹的『生而知之』的『天才论』就是来自孔孟的『天命论』。他自吹是『受于天』的『天才』、『超人』，自比『受命于天』的『文王』，为篡党

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，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。但是，螳臂挡车，终究无法抵挡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。孔孟的『天命论』和林彪唯心主义的『天才论』，都被革命人民撕破了神秘外衣而现出原形，最后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。

【原文】

『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（一）益其所不能。』（《告子下》）

【注释】

（一）曾：同『增』。

【译文】

『所以，天将要给某人担当大任，必定有意地先困苦他的心志，疲劳他的筋骨，饥饿他的肚皮，穷困他的身体，使他的作为不能如愿以偿，这样可惊动他的心意，坚定他的性格，增强他的能力。』

【批判】

处在封建制基本确立时期的孟轲，眼见奴隶制江河日下，奴隶主贵族分崩离析。为了稳住奴隶主阶级的阵脚，他大声疾呼『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』，宣扬奴隶主是受天命来担当大任的，企图

以此作为精神支柱，坚定奴隶主贵族复辟奴隶制的信心，并恐吓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要服服贴贴地接受奴隶主的统治。同时他还告诉自己的追随者，虽然复辟的阴谋活动有困难，这是『天』特意安排的一个磨练过程，必须振奋起精神干下去。孟轲企图用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来拯救奴隶制，开历史的倒车，完全是欺人之谈。

孟轲的这套反动说教，曾经被历代剥削阶级和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奉为至宝，大肆颂扬。什么『忍辱负重』，『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』等等，都是孟轲这套反动说教的翻版。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把孟轲这段话全文塞进了他的黑《修养》，妄想以此来瓦解无产阶级的队伍，使人们脱离革命实践，越『养』越『修』，『修养』成修正主义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；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，这就是刘少奇鼓吹孟轲这种反动理论的要害所在。野心家、阴谋家林彪也效法孟轲，自诩是『天』降『大任』的『救世主』，叫嚣什么『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』。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狂妄野心，他告诫自己及其死党要暂时『忍耐』，要『无故加之而不怒』，妄想用这种假面具掩盖其反革命真象，窥测方向，伺机而动。但是，『他们既要反革命，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』，反革命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是按捺不住、非跳出来不可的。而他们的表演，只是从反面教育了人民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。

【原文】

孟子见齐宣王，曰：『所谓故国者，非谓有乔木之谓也，有世臣之谓也。王无亲臣矣！昔者所进，今日不知其亡也！』（《梁惠王下》）

【译文】

孟轲朝见齐宣王，对他说：『所谓故国，并不是指它有古木大树，而是指它有世袭旧臣。你现在没有亲信的臣子啦！过去所用的人，今天不知他们流落到那里去了！』

【批判】

在孟轲所处的时代，所谓『故国』，就是已经崩溃的奴隶制的国家，也就是孔老二要『兴』的『灭国』；所谓『世臣』，就是过去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，也就是孔老二要『举』的『逸民』。当时，法家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，实行论功定尊卑、排爵秩的重要变革，从而打破了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。累代世袭的奴隶主贵族丧权失势，处于『无可奈何花落去』的境地。面对这一社会现实，奴隶主贵族的乏走狗孟轲痛心疾首地惊呼：『昔者所进，今日不知其亡也！』攻击新兴地主阶级的用人路线，为被赶下台的『世臣』鸣冤叫屈，妄图使这些被历史淘汰的诸侯国王、公卿大夫官复原职，重新上台，扼杀新兴的封建势力，复辟奴隶制，开历史的倒车。

历史上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势力，总是把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作为其阴谋复辟的社会基础。

孔孟是这样，叛徒、卖国贼林彪也是这样。他学着孟轲的腔调，恶毒攻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『今天打击一小撮』，『明天打击一小撮』，为被无产阶级专了政的一小撮叛徒、特务、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抱不平，还叫嚷要对已被打倒的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，梦想让他们卷土重来，重新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，实现其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世袭王朝的狼子野心。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『五霸者^(一)，三王^(二)之罪人也；今之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；今之大夫，今之诸侯之罪人也。天子适诸侯曰巡狩，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。春省耕而补不足，秋省敛而助不给。入其疆，土地辟，田野治，养老尊贤，俊杰在位，则有庆^(三)；庆以地。入其疆，土地荒芜，遗老失贤，掊克^(四)在位，则有让。一不朝，则贬其爵；再不朝，则削其地；三不朝，则六师移之。是故天子讨而不伐，诸侯伐而不讨。』(《告子下》)

【注释】

(一) 五霸：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、楚庄王。

(二) 三王：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武王。

(三) 掊克：掊，搥；克，搜括聚集财货的人。

(四) 庆：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武王。

(五) 庆：赏。

【译文】

孟轲说：『五霸是三王的罪人；当今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；当今的大夫又是当今诸侯的罪人；』

人。天子视察诸侯的国家叫做巡狩，诸侯朝见天子叫做述职。（天子）春天视察耕种的情况，补助（生产资料和劳力）不足的（奴隶主），秋天视察收获的情况，调剂收成差的（奴隶主）。一进到某国的疆界，如果土地已经开辟，田也种得很好，老人被赡养，贤者被尊贵，出色的人材立于朝廷，那么就有赏赐；赏赐给以土地。如果一进到某国的疆界，土地荒废，老人被遗弃，贤者不被任用，搜括聚集财货的人立于朝廷，那么就有责罚。（诸侯）一次不朝，就降低爵位；两次不朝，就削减土地；三次不朝，就派军队去镇压。所以天子用武力是「讨」，不是「伐」，诸侯则是「伐」，不是「讨」。

【批判】

对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态度。孟轲反对当时发生的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变革，诬蔑这场变革毁灭了一切，是一代不如一代，对腐朽崩溃的奴隶制度，百般美化，而把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、顺应历史潮流的法家的政绩，说成一团糟，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。孟轲梦想恢复昔日周天子的权威，主张对新兴地主阶级要贬其官爵，削其土地，甚至开出军队加以镇压。还美化这种暴行是「讨」而不是「伐」。

叛徒、卖国贼林彪继承两千多年前的复辟狂孟轲的衣钵，反对社会主义革命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，咒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，大肆宣扬「今不如昔」的反动论调，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。他还杀气腾腾地叫嚣，谁反对他搞修正主义的一套，就要「罢他的官」、「撤他的职」，反动气焰十分嚣张。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

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识破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面目，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，林彪及其死党只能落得个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！

【原文】

（滕文公）使毕战（二）问井地（三）。

孟子曰：『子之君将行仁政，选择而使子，子必勉之！夫仁政，必自经界（三）始。经界不正，井地不钧（四），谷禄（五）不平，是故暴君污吏必慢（六）其经界。经界既正，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。』（《滕文公上》）

【注释】

（一）毕战：人名，滕国的臣子。

（二）井地：即井田。

（三）经界：井田的土地界限。

（四）钧：同

『均』。

（五）谷禄：俸禄。

（六）慢：毁弃。

【译文】

滕文公派毕战向孟轲问有关井田制度的事。

孟轲说：『你的君主要实行仁政，选派了你来，你一定要好好干！所谓实行仁政，首先必须从恢复井田开始。田界划分不正确，井田的面积大小不均等，贵族们的俸禄和收入也就不公

平，所以暴君污吏一定要毁灭井田的疆界的。田界既然正确了，分授田地、规定俸禄也都可以稳定不变，且有保障了。』

【批判】

春秋末期，随着奴隶制的没落和地主阶级的兴起，奴隶社会的井田制遭到破坏。战国初期，法家李悝『尽地力之教』，治田勤谨，行之魏国，以致富强。以后各国都先后发生了经济制度的变革。公元前三五〇年秦孝公用法家的优秀代表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，其中有决定意义的革命行动是『废井田，开阡陌』，全面瓦解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。生活在封建制基本确立时期的孟轲，却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上，对『废井田』恨之入骨，破口大骂秦孝公和商鞅为『暴君污吏』，妄图开历史的倒车。孔老二叫嚷要『复礼』，孟轲则要『复井田』、『正经界』，目的都是为了复辟奴隶制。

古今中外一切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，为了要复辟，总是千方百计地恢复旧的经济基础。大叛徒刘少奇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，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相呼应，公然叫嚷『工业上要退够，农业上也要退够』，『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』，大搞『三自一包』，大刮『单干』风，他的罪恶阴谋就是要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倒退到资本主义去。卖国贼林彪也鼓吹资本主义的『大家发财』，恶毒攻击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『过分』、『过极』，破坏了个人的积极性。狂呼要『解放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，让地主资产阶级重新『夺回』工厂和土地，重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，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倒退到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。但是，『凡属倒退行为，结

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。古今中外，没有例外。刘少奇、林彪和孔孟一样，要倒行逆施，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，其结果只能是螳臂挡车，自取灭亡。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『乃若^(一)其情^(二)，则可以爲善矣，乃所謂善也。若夫爲不善，非才^(三)之罪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铄^(四)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』（《告子上》）

【注释】

【一】乃若：至于。

【二】情：孟轲这里指的是人的天生本性。

【三】才：与『情』同。

【四】铄：授予。

【译文】

孟轲说：『至于人性，本来是善良的，所以说人性善。如果有些人不善，这不是天生本性的罪过。同情心，人人都有；羞耻心，人人都有；恭敬心，人人都有；是非心，人人都有。同情心就是仁；羞耻心就是义；恭敬心就是礼；是非心就是智。仁、义、礼、智不是外界授予我的，我天生就有的，只是没有去想它罢了。』

【批判】

孟轲和孔老二一样，鼓吹人天生就有本性，并且是善的，同时还从这种所谓善性引伸出仁、义、礼、智的道德规范。这是十足的唯心论的先验论。

所谓人性就是人的阶级性。在阶级社会里，人是划分为阶级的，人们同情什么，厌恶什么，尊敬什么，都是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决定的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孟轲鼓吹这种奴隶主阶级的『性善』论，其目的是论证奴隶主是天生的统治者，奴隶制度是符合天的意志的，要广大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永远服从奴隶主贵族的统治，反对社会变革。

这种骗人、杀人的性善说也被现代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所继承。赫鲁晓夫宣称，最高的美德是『人对人是朋友、同志和兄弟』；刘少奇大讲『将心比心』，要有『真正的人类同情心』；林彪反党集团更大肆鼓吹什么『忠恕』、『仁义』、『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』、『人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』等等，把孔孟之道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。我们必须彻底戳穿孔孟超阶级的『性善』论的谎言，对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决不施仁政！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『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（一）无不知爱其亲者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亲亲，仁也；敬长，义也；无他，达（二）之天下

也。』（《尽心上》）

【注释】

〔一〕孩提之童：须要怀抱或搀扶的儿童。

〔二〕达：通行。

【译文】

孟轲说：『人不通过学习而先天就具有的才能，这是良能；不通过思考而先天就具有的知识，这是良知。年岁幼小的儿童没有不爱他父母的，等到他长大，没有不知道恭敬兄长的。亲爱父母是仁，恭敬兄长是义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这两种品德是通行于天下的。』

【批判】

人的知识才能究竟是先天就有的，还是在后天的实践中产生增长的？这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与唯物论的反映论斗争的根本问题。孟轲继承了孔老二『生而知之』的唯心主义衣钵，说什么人的知识才能是『不学而能』、『不虑而知』的，他还玩弄诡辩，说儿童就具有『亲亲』、『敬长』的本性，从而论证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和仁义道德，是天生合理的。这就完全暴露了孔孟宣扬唯心论的反动实质。马克思主义认为，任何知识、才能都是后天社会实践的产物，在阶级社会中又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，它与动物的自然本能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
林彪深得孔孟的心传，为了复辟资本主义，把自己吹嘘成『生而知之』的『天才』，恬不知耻地说他的地主资产阶级的『爹妈』给他一个『特别灵』的脑袋，『和别人的不一样』。这是地地道道的

唯心论的先验论，是孟轲的『良知良能』谬论的翻版。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『万物皆备于我矣。』（《尽心上》）

【译文】

孟轲说：『万事万物的道理都在我心中具备了。』

【批判】

『万物皆备于我』，这是孟轲主观唯心论的基本命题，他根本否认客观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，鼓吹一切知识、才能都是先天存在的，内心所固有的，人们无须外求，不必与事物接触，只要反躬自省就可得到万事万物的道理，就可随心所欲地去支配客观世界。千百年来，中国历代反动阶级的思想代表无不把这一套主观唯心论奉若神明，朱熹的『一心具万理』，王阳明的『心外无物』等等，统统是这类货色。

辩证唯物主义认为，人们的认识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，人们的知识、才能只能从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来。孟轲鼓吹『万物皆备于我』，就是要奴隶们放下手中武器，『反过来』向自己的内心去『探求』万事万物的道理，妄图使奴隶们为了『安贫乐道』，而去追求自我陶醉、自我

满足的虚构的精神境界；同时，在社会大变动的战国时期，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，孟轲这些『守旧术，不识世务』的反革命死硬派，要复辟倒退，但又没有什么力量，便只好到想入非非的主观世界中去讨生活，幻想着由他们这些自命不凡的『圣人』来『平治天下』。

现代中国的复辟狂林彪，同样也乞灵于这套主观唯心论的破烂，并以此作为向党进攻的理论武器。这个不读书，不看报，不看文件，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，大军阀，居然以『超人』自居，自吹是什么『独往独来』、『知无涯』的『天马』，他还胡说什么『要解决问题，就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』，要『先搞主观世界』，『从主观到客观』。这同孟轲所宣扬的『万物皆备于我』，完全是一路货。

（原载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《文汇报》）